

不該被遺忘的「梅漂」

□許定銘

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小思）三人合編的《香港新文學年表一九五〇—一九六九》（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二〇〇〇），是本非常重要的歷史文獻，它以表解的形式，詳列了一九五〇及六〇年代香港文壇上的大事，其中「出版」一項尤其實用價值。他們先選出有用的材料如：出版書籍、創刊雜誌、連載專欄等，先註明日期，然後簡述該出版物內容，舉些例子：

一九五一年六月
洛風小說《人渣》（某公館散記）出版。（「洛風」是嚴慶澍常用的筆名之一，很多人都知道，不必解說。這條史料還說明了《人渣》即是在報上連載時的《某公館散記》，而唯一的缺憾是沒標明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七日
李雨生小說《太陽底下》開始在《新晚報》連載，至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完結（連載開始至完結日期俱備，極方便研究者查閱）。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百劍堂主專欄《百劍堂雜筆》開始在《大公報》刊載（「百劍堂主」即陳凡，卻不是人盡皆知的）。

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
文藝雜誌《南洋文藝》創刊，由譚秀牧主編，主要作者：舒巷城、何達、羅華、范劍、韓思恭、藝莎等，至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停刊。

《香港新文學年表》中這樣的條目有千多條，方便查閱以外，還為準備撰寫香港文學史的學者提供了最便利的工具。條目中的人物和刊物，都是這二十年中較重要或受注目的。不過，也有些是不見經傳，或需要解說，以免引起誤會的，如一九五〇年代經常在《新晚報》寫連載小說的「路易士」，就應該說明即是「李雨生」，而不是台灣詩人「紀弦」（當時紀弦也會停留香港，並以舊筆名「路易士」發表詩作）。

至於《年表》中一些較少見名字，像小雲、蒂克、任重、莫若英、李堅貞、高龍芭……等只出現過一兩次的人物，只好讓專家去慢慢摸索。不過，我卻留意到「梅漂」這位出現多次，而我居然不知道是誰的作家。請大家先看他的條目：

一九五八年十月五日
梅漂小說《囡囡》開始在《新晚報》連載，至一九五九年二月六日完結。

一九五九年二月九日
梅漂小說《進來的春天》開始在《新晚報》連載，至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五日完結。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梅漂小說《霧散的時候》開始在《新晚報》連載，至一九五九年十月四日完結。

一九五九年十月五日
梅漂小說《秋雨春心》開始在《新晚報》連載，至一九六〇年六月七日完結。

一九六〇年六月八日
梅漂小說《霧裡晴天》開始在《新晚報》連載，至一九六一年

二月十三日完結。

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六日
梅漂小說《高處不勝寒》開始在《新晚報》連載，至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完結。

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
梅漂小說《夜長人奈何》開始在《新晚報》連載，至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完結。

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
梅漂小說《蝶吟小姐》開始在《新晚報》連載，至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一日完結。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四日
梅漂小說《南燕迷船》開始在《新晚報》連載，至一九六四年十月四日完結。

一九六四年十月五日
梅漂小說《苦果》開始在《新晚報》連載，至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完結。

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
梅漂小說《漩流》開始在《新晚報》連載，至一九六六年四月三十日完結。

一九六六年五月一日
梅漂小說《飛夢天涯》開始在《新晚報》連載，至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完結。

由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七的九年間，「梅漂」從無間斷地為《新晚報》連載了十二個長篇小說，總字數應在一百五十萬字以上，奇怪的是這樣的一位作家，多年來沒人提及，既沒有消息知道那是誰的化名，也不見這批小說出版單行本。這個疑團在我腦海裡盤旋多年而無法開解，最近終於忍不住，向與《新晚報》關係密切的前輩請教。終於知道「梅漂」是報館的女編輯，寫小說是個人的興趣，惟當事人極低調，不想揚名，「梅漂」只好隨歷史長河飄向遠方。

後來前輩還告訴我：「梅漂」曾用另一筆名「一葉」，出版過雜誌《西南千里行》（香港南粵出版社，一九七〇）、《桂黔路上雜憶》（香港致誠出版社，一九七四）和散文集《花葉絮語》（香港海洋文藝社，一九七八）。

一九六〇年代末，一葉回鄉探親之餘，順道遊覽了衡陽、柳州、貴陽、桂林……等多個我國西南方的城市，「瀏覽過不少名勝古蹟，接觸過各種人，目睹過很多新鮮事物」，回來後寫成了這本十多萬字，圖文並茂的《西南千里行》，這對於當年還沒有機會回國觀光的香港讀者來說，無疑是一份恩物。到西南各地遊覽，在一葉來說，那是「重遊」。「重遊」與初經西南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心境與景物，此所以一葉在《西南千里行》後，又動筆寫了《桂黔路上雜憶》，所記是一九四〇年代途經這些城市時所見的悲情，兩本書並讀，互相印證，當可感受到二十年間，這些城市中世事的滄桑。

一葉或者梅漂，不僅是小說家，閒時還寫抒情式散文，都收進《花葉絮語》裡，她在後記中說自己是鄉下人，對花葉格外眷愛，常在花間藥畔執筆，對花葉有濃厚的情感，其實，她筆下流露的，何止花葉之愛，河山大川、人情之愛，也自她筆下涓涓流出……

——2012年8月



西南千里行

▲低調的「梅漂」曾以「一葉」為筆名出版的雜誌《西南千里行》

希臘古樂頌

（英）約翰·濟慈 馬海甸 譯

一
你這貞潔未為人強暴的新娘，
你這靜謐和緩慢時流哺育的孩子，
草野的史家，你能夠婉婉吟唱
那如花的故事，較我的詩更瑰麗。
有綠葉鑲邊的傳說把你的形狀
去繫繞，說的人或神，或二者兼有，
在坦佩*，或在阿卡狄*的小山？
這人還是神？何等熱烈的追求？
少女們緣何嫌厭，緣何爭相逃亡？
是怎樣的簫管和手鼓，怎樣的狂歡？

二
聽到的旋律雖美，不曾聽到的
更柔婉，因此，你這管動人的簫，
不是向着耳朵，而是更溫柔地
向靈魂吹送一闕無聲的小調。
樹下的美少年，你永不能嘆聲
不唱，樹木也永不能褪盡木葉；
魯莽的情郎，你永難嘗到一吻，
雖然就差一步，卻也無須悲痛。
她不會凋謝，而你也美豔難成，
你將永遠地愛，而她永葆春色。

三
啊，這幸福的枝丫，枝上的綠葉
永不會脫落，永不會辭別春天；
那樂手洋溢着幸福，永不休歇，
吹奏出的旋律永遠這般新鮮，
這愛情是多麼、多麼地幸福！
它永遠熱烈，此刻仍然在享受，
它永遠喘息着，永遠青春年少，
凌駕於所有仍存活着的入欲，
不會讓心靈變得厭足和悲愁，
不會讓額頭發熱，讓舌頭焦燥。

四
這些人是誰啊，他們都來祭祀？
噢，神秘的祭司，你牽着的母牛，
花環掛滿了它的光潤的軀體，
被牽到綠色的祭壇，對天長吟。
從哪個傍河或瀕海的小城市，
從哪個依山而築平和的小城堡，
人們傾城而出，在這虔誠的早上？
啊，小城市，你的街道永遠靜謐，
不管有靈魂又回轉過來問道：
何以你一片闕寂，一片荒涼？

五
噢，你雅典的形狀，美好的姿勢，
你全身用大理石雕就的男女，
被踐踏的小草，樹叢中的丫枝，
你的緘默的形體令我超脫俗慮。
有如被永恆吸引：冰冷的曲子！
當暮年令這一代人全行衰頹，
只有你留存，當他人蒙受別一些
煩惱，你對他們朋友般地撫慰：
「美即是真，真即是美，這就是
你們所知道和須知道的一切。」
*坦佩、阿卡狄：統為希臘小山，風景幽美。



鮑勃四十年前親手製作的木雕大床仍陪伴着南希



掛滿中國山水畫的書房細述着主人對東方文化的迷戀

在南希不大卻充滿藝術氛圍的家裡，我暗自揣摩，南希和她逝去的先生鮑勃，曾經共同經歷的那些年月，是多麼的美妙！

七十多歲的南希仍然睡在鮑勃四十年前親手製作的木雕大床上，床邊的床頭櫃和木製櫥櫃都是那個曾任職紐約女裝公司執行長的鮑勃的手工製品，臥室和客廳的牆上掛着一幅幅水墨畫、炭筆畫、油畫和中國畫，每一幅都是鮑勃的傑作。後花園裡，一個個石雕也是鮑勃親手所刻。這個如今只在牆上的照片中微笑的男人四年前因病去世了，可是他瘦小纖細的遺孀卻每天生活在他留下的這一切組成的小世界裡，繼續着她的人生。

南希是我的美國鄰居，因為她曾經做過美國高中和大學的文學老師，我請她幫我看我的小說英文譯文是否通暢。每次，我們都是在她家書房的電腦前進行我們的翻譯事宜。她不懂中文，但是卻對中國文化喜愛之極，她給我看她逝去的先生曾經去中國時畫的蘇州的小橋流水，還有從中國帶回來的刺繡手工藝品。她不止一次地感嘆：要是鮑勃活着就好了，他一定會非常喜歡跟你聊天，跟你聊有關中國的一切。

我的小說裡有很多中國文化的東西，有的時候，光是按字面翻譯並不精準，我就給她說故事打比方，一個故事說完，她恍然大悟：「噢，原來是這個意思！」

一次，我給她說有關中國父母包辦婚姻的事情，還有中國式的抗婚和私奔，那竟然引起她對自身的聯想，於是，她給我講述了她和鮑勃當年那段「美國式的私奔」。

二戰結束，美國大兵哥到美國中學裡演講，進行類似我們中國的愛國主義教育，二十八歲的英俊大兵哥鮑勃是第二代荷蘭裔移民，他的父母都是非常虔誠、嚴格的天主教徒，來自荷蘭的鄉間，在美國這個新大陸上尋找夢想。

鮑勃站在紐約曼哈頓一所高中的舞台上，給台下中學生們講述戰場中的種種……

台下，十八歲的美麗少女南希是來自瑞典的第三代移民，她的基督徒家庭富裕寬鬆，並早已融入這個新大陸，她的父親非常富有，是曼哈頓金融區小有名氣的金融投資商。一頭金髮的南希喜歡舞蹈、喜歡音樂、喜歡文學、喜歡幻想，她一直在心裡描述的白馬王子形象這天竟然出現在她學校的舞台上，那個剛從戰場歸來的年輕男子一下子就佔領了她心中的處女地。

南希拿着筆記本走向鮑勃，想讓他在上面簽名，可看着被衆多女孩子包圍的男人，她只好站在一邊耐心地等待……鮑勃注意到這個美麗的女孩子，看見她欲說還休的害羞神情，這個大男人被那種嬌羞的少女神態深深打動，他朝她走過去，伸出手：「我們認識一下，我是鮑勃，你的名字？」就這樣，南希和鮑勃戀愛了。

他滿足她所有對愛情的憧憬：他高大、英俊、強壯卻有着細膩的感情，他是個喜愛藝術的男人，他愛美術、雕塑、愛東方

的古老藝術；她滿足他所有做男人的心：她嬌小、美麗、溫柔、多情，一個童話世界裡的小公主，他要保護她，用他的一生給她最美好的幸福。

可是，首先南希的家庭掀起反對的浪潮。南希的父親對女兒說：「這個小伙子不能給我們提供供給你的相當質量的生活！他供不起，他的家庭也供不起！」接着鮑勃的家裡也是一面倒地不贊成。他的母親說：「那樣的一個嬌小姐，你難道要回來供着嗎？而且她還不是天主教徒，在那裡的學堂裡出來的，有幾個是守規矩的女孩子？」經濟條件的懸殊，信仰上的差別，家庭間的差異，使得一對相愛男女身處漩渦之中，他們倆痛苦萬分，最後決定出逃！

私奔就這樣發生了，他帶上所有的積蓄，攜着心愛的女子乘船去了歐洲，在那裡，兩個人有了永生難忘的兩個月，日夜相隨、如膠似漆。然後，錢用完了，只好回家。

幸運的是，這對神仙眷侶不是從虛幻回到現實，然後分道揚鑣；而是從甜蜜無比的天堂回到真實的相親相愛的人間，一齊努力共同奮鬥。他一路上升，從一個普通職員升到紐約一家連鎖女裝店的執行長，用他卓越的藝術鑒賞力作為工具，也作為他一生的愛好，帶着他熱愛的嬌妻周遊世界，欣賞人類創作的藝術奇觀，眼裡所見心裡所悟，都化成他筆下和手中的藝術作品，他更用他的寵愛和真情為妻子親手製作了木製的高架床，妻子用手工繡製的美麗布簾掛在床架上，那就是他們兩愛情的小王國，他們自己的童話世界。

南希說她的老父親到了晚年已是女婿最好的朋友，兩個深愛同一個女人的男人，相互欣賞和珍惜，老人家說他這輩子最大的錯誤就是當年阻礙女兒和女婿相愛，所幸，沒得逞，這成就的卻是一段千古佳緣。南希一生都生活在丈夫的寵愛裡，他們育有兩個孩子，一兒一女，生活在紐約郊外一個美麗寧靜的小鎮上，妻子讀書寫作，教孩子文學文字，多麼完美的一個愛情故事！然而，任何故事都有結束的時候，人的生命是有限的，鮑勃四年前病逝。

我問南希那麼相愛的丈夫離開四年了，這四年來她是怎樣度過的？而且作為新鄰居的我，根本看不出她的生命中，那麼重要的一部分消逝了！她是如此的快樂和充滿活力！每個周末她回到我們居住的小鎮，教孩子英文，平常她自己開車去紐約城，住在中城她的丈夫曾經為她買的小公寓裡三四天，逛博物館、跳芭蕾舞、去健身房，她還是聯合國的義工，還能幫助我理順我的譯文……

她指着家裡到處擺放的鮑勃的藝術作品，對我說：「鮑勃天天陪着我呢！他一刻都沒有離開過！我知道他願意我生活得開心幸福，我知道他一直和我在一起！」

如果真的要愛過，就永遠不會失去！如果真心相愛過，就永遠也不會感到孤獨！

我擁抱南希，眼淚情不自禁地流下，不是難過，是感動，是觸動，是領悟！

海雲，生於南京，上世紀八十年代赴美留學，左手從事金融財務管理，右手鍾情文學創作。著有長篇小說《冰電》，中篇小說《出軌的中年女人》等。二〇一一年創立「海外文軒」文學網站（www.overseaswindow.com），同時擔任電子雜誌《海外文軒》主編。

美國式私奔

□（新澤西）海雲

南希與鮑勃晚年曾暢遊儀仗已久的中國

文學

稿例

逢星期日出版

本版園地公開，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詩歌、文學翻譯、作家評論、文壇動態述評，均受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稿件一經刊出，即酌致薄酬。投稿請至 tk1902617@hotmail.com